



退休之前去学车

□谭小华

老婆心中早就有了一个退休自驾游计划,准备饱览神州大好河山。但问题来了,我还不会开车,咋整?为不让老婆的美好计划落空,我必须立马学会开车。于是,我报了一个驾校,开启我的学习之路。

那是2023年9月初,天气还十分炎热,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热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我从驾校报名回来,衣服浸湿,满身汗流浹背。学车苦,已初见端倪。

接下来就是科目一的学习,其中包括驾车理论基础、道路安全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学习考试。为确保过关,我赶紧下载APP软件。早上刷、晚上刷,看不完的视频,刷不完的题,成为我那个时段的生活常态。用尽各种“速记”方法,完成了几千道题的训练后,就进入模拟考试练习,然后满有把握地走进科目一考场。然而,出师不利,一百道考题才做10题就错了3题。但我沉着应答,凭借扎实的练功,后来越考越

顺,最终以94分胜利过关。

听人说,科目二是最难通过的,所以无论是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直角转弯、走S曲线,我都全力以赴。由于年纪偏大,要求记的点子太多,一时半会很难准确记住这些点位,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记、多想、多看、多练。等到考试那天,我异常冷静和清醒,从容面对,心中默默记住每一个点,谨记教练的每一次提醒,我终于顺利考完全程,满分一把过。

正准备学习科目三时,因为家庭中的变故和工作中的繁忙,使我不得不暂时放弃驾校的学习。直到2024年11月中旬,我才打起精神重返驾校参加科目三的学习。

科目三相对简单,但时间短,只练五至六天就要考试,这对于即将退休的中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科目三考试

包括上车准备、灯光模拟考试、起步、直线行驶、变更车道、会车、超车、靠边停车等十多个项目。若未按照正确提示使用灯光就会被扣分,所以每一个项目都谨慎又谨慎,马虎不得。

11月21日早晨,我们统一乘车到科目三考场。舟车劳顿,加之中午不休,紧接着开始练车,三条线路,练了几圈反而记忆有些混乱。次日是节气里的“小雪”,也是我59岁的生日。清晨5点30分起床后,冒着凛冽寒风,练车合格,我以神清气爽的状态,终于考试一把过。

通过一年多的辛苦努力,终于喜提C2驾照一本。我感到这次驾考,不仅是拿到了一个驾照本本,更重要的是一次能力的回归,是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一种过程。吃过的一切苦头都是值得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秋声(外一首)

□止戈

数着雨
数着山中润滑的轻响
一扇虚掩的门
在风与风之间
静静开合

数着落叶
数着它们暗红的疼痛
一段未寄出的愁肠
在字与字之间
渐渐模糊

数着光
数着午后消瘦的影子
一个迟疑的回眸
在金桂与银桂之间
轻轻闪烁

落叶的歌声

落叶的歌声
很轻
轻得像雪融在舌尖
很响
响得让整条星河
开始耳鸣

当飘飞的曲线切开秋时
每一道弧光
都在重新定义告别

飘落不是坠落
是飞翔
是最温柔的起义
从枝头
到地面的距离
足够心跳
穿过整个宇宙的真空

每声脆响
都是种子
是归于地底的
潮声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

初秋夜微凉

□项德林

初秋的山村,白天依然热烈奔放,太阳发出最后的余威,将大地照射得明晃晃的。然而,太阳坠落在山梁的那一刻,暑热也随之消退了一大半。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初秋向晚的天空更高蹈、通透,将一座座大山衬托得更得加巍峨雄壮。在晚霞的映衬下,家家户户的炊烟袅袅上升,无风的时候直冲云霄,让你恨不得可以沿着这烟柱爬上天去。有微风拂过,炊烟婀娜的身子像少妇般扭动起来,消散在暗淡下来的天空。这时,荷锄的、背背篓的、牵牛的、赶羊的,人们在乡间小道上向不远处的家里行进。

渐渐地,天空像被炊烟熏黑了一般暗淡下来。群山冷静的表情在这种越来越凝重的夜色中渐渐隐去。在星星的映衬下,群山没有完全消隐,轮廓在仿若背景的灰色夜幕下若隐若现。

家家户户的灯也开始亮起来,像闪烁在天空中的星星。昏黄的灯光下,勤劳朴实的妇人正在齐腰的灶前忙着做一家人的晚饭。白色的雾气氤氲,夹杂阵阵引诱味香的香气。灶膛里的火光,映得灶门口正在架柴添火的孩子脸颊通红。

在暮色笼罩下的山村里,即便离家还有好几里地远,从这零星的昏黄的灯光中,也能准确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盏灯。夜色撒了一地,但心里却亮堂堂的。

“离离暑气散,袅袅凉风起”。夜色越来越浓,一丝丝微凉的风从南山徐徐吹来,

顿时树影婆娑,弱柳轻摇,整个山村便如半亩方塘里的水波一样轻轻荡漾。月亮慢条斯理地爬上了山际,又爬上了中天。旷远的天空中飘着一朵朵云,被微凉的风追着跑。月亮在云朵里不停地穿梭,一会儿钻进云朵,一会儿又钻了出来。一闪一闪的星星也羞赧地凑了上去,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如水的月光与星光一道交织纠缠在一起,将大地、屋顶、树梢、草尖、庄稼染上了一层银色。

依旧看不清如黛群山纵横的脸庞,但轮廓却更加清晰,像山里汉子魁梧伟岸的身躯。其实,山里汉子的脸庞在我的印象里是模糊的,然而他们肩挑背扛挥汗如雨的劳作姿势却异常清晰。或许这个姿势由于日久天长,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这巍巍群山。我们都是群山的孩子,长大了也就长成了群山的模样,一律黝黑魁梧的架子。

填饱了肚子的人们搬了椅子板凳凉板竹席坐在院坝里纳凉,随手捡起院坝里刚晒干的玉米棒子搓玉米粒,搓得院坝一片金黄。你一嘴我一嘴地闲聊,话题无非是今年的收成、明年的备种。孩童们在习习微风里穿过来钻过去,一会儿数星星,一会儿逐流萤,恰似李白所咏“若飞天上

去,定作月边星”。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微凉的夜风里,月亮还在慢条斯理地走,将人的影子从左边拉扯到了右边,或者从前面拖拽到了后面,拉得老长老长。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困倦了,昏黄的灯光渐次消隐,山村便在夜色的笼罩下越来越静谧。

微凉的风轻拂整个山村,静谧在山间蔓延开来,即使偶尔一两声犬吠,青蛙的鸣唱,知了的聒噪,或者一家老小在院坝里歌凉时发出的淡淡的笑声,也被淹没在静谧之中,浸染了每个人的时光,整个山村便具有了宁静而安详的气质。

(作者单位:太平洋寿险重庆分公司)

品读老街

□何新

毗邻东水门长江大桥的龙门浩老街,已是网红打卡之地。几坡石梯上路,“这很重庆”4个繁体大字,书写在一栋房屋的砖墙上,红白相间,耀眼醒目。这很重庆,什么意思,我想无非就是山城特色。龙门浩老街起步长江,依山而建,不就是典型的山城代表吗?她是母城的缩影,沧桑的岁月,褶皱在每一步台阶,每一片瓦砾,每一张风雨剥蚀的老脸上。

顺着蜿蜒起伏的石梯走进老街,一路墙壁上新旧图片的对照,龙门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老街的记忆依然如昨,尘封在山城人心中。坐在米市街中的黄葛树下小憩,一位年逾半百的汉子手舞足蹈,指点着自己出生的地方,他是那样

兴奋、自豪。兴奋,源于曾经的老街是儿时天真烂漫的家;骄傲,因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身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被政府打造成享誉四方的旅游胜地。

记得几十年前到重庆出差,去龙门浩看望舅舅,他家就住在下浩里。舅舅是教师,学校分配的是一间瓦屋平房,样子很古老。那是我第一次到龙门浩。舅舅坐在屋里看书,见我后非常高兴,中午时拿着一瓶老白干,请我去老街一家饭馆小酌,我们谈笑风生,至今记忆犹新。

时过境迁,再次踏上这片热土,虽物是人非,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路过米市街巧遇“下浩六哥”,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下浩六哥祖籍湖北黄陂,抗战时父亲离乡背井落户重庆,在龙门浩安身立命,结识武昌中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校长陈时,同是天涯沦落人,又同为湖北黄陂家乡人,于是相互照应,六哥父亲将房屋提供给学校为办公场所,许多有识之士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迄今老屋仍保持原貌。下浩六哥喜欢作诗,以诗歌抒写情感,怀念老街和想念父母。他用粉笔在老屋的墙壁上书写诗歌,成为一道风景,来往旅客驻足品鉴、合影留念。由于风吹雨打,粉笔字经不住岁月考验,文旅部门为粉笔字加上保护色,将富有特色的诗歌做成金

属灯箱,游人可以在夜色中阅读。其中下浩六哥《老街》这首诗,不妨摘录于后:“在你眼里/老街是一道风景/在我眼里/老街是一块伤疤/你常常去欣赏老街/我常常去抚摸老街/欣赏抚摸里/老街没忍住/偷偷哭了”。这首诗被保存在老屋墙壁上,触景生情眼前老屋,回顾百年岁月老街,让人感动泪目。

上了年纪的人都是从老屋老屋里走出来的,现在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但不忘老屋。网络上有首歌叫《老街》,歌词为:“老街那个老/老街那个长/长长的老街明清着装/老街那个长/老街那个靓/靓靓的老街岁月流芳……”唱着这首歌,仿佛看到老屋旁遮天蔽日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黄葛树;想到老街,仿佛听到了夜幕下蟋蟀弹琴和青蛙呱呱的演奏声;说到老街,一定会想起当年两小无猜的那些几天几夜道不清讲不完的那里巷故事……

今天在下浩里的旅行中,既看到她的现代元素,也保留着旧时的模样。处处见着的黄葛树,墙缝里蓬勃葳蕤的蕨类植物,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梯坎,石板路;青瓦房,雕花窗;苔痕阶上绿,草色入帘青……雾都周末、茶色酒吧、发呆小屋、书香楼阁……老街真的那个老,老街也真的那个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龙门浩:以“口”组词

□胡雁冰

三千年江州城的大河对岸
有一村,名江口

苏轼从一列长石梁的豁口蟾宫折桂
便有了鲤鱼跳龙门的彩口

龙门,是城里人赏春的窗口
也是山里人见识的入口

龙门,是英国人立德乐称霸川江的借口
虽情非所愿,却是西风东渐的山口

龙门,是洋货琳琅满目的港口
也是国人抵抗列强的胸口

龙门之上,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接口
也是警醒日机轰炸的哨口

龙门之上,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台口
也是民族猪鬃工业的堂口

龙门之上,是《王贵与李香香》排演的启口
也是杂交水稻的出口

龙门浩月,沉醉港口
龙门辉光,永照江口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